

一支竹笛 吹响乡村“共富曲”

一根不起眼的苦竹，在杭州余杭紫荆村“摇身一变”成竹笛，身价倍增！
这个曾经“靠山吃山”的“山窝窝”，如今“吃”出了新滋味——全球85%竹笛产自这里，被誉为“中国竹笛第一村”！
随着“千万工程”不断深化，紫荆村进一步将苦竹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，形成了一条从种竹、养竹到制笛、售笛的完整产业链，小小村庄靠竹笛成为全国“亿元村”。

苦竹变“富竹”

今年5月初，18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来到紫荆村的竹笛非遗工坊，体验“火烙法”传统制笛工艺，看似简单的操作，这些年轻人上手时却状况频出，惊讶之余，他们不禁赞叹：“太神奇了，灰扑扑的竹子竟然就这样变成了乐器……”
紫荆村位于余杭区西部，由原铜岭桥村、巴家桥村合并而成，是一个典型的山村。“以前村道弯弯绕绕，客人一来就说是进山了。”村党委书记鲍明远指着远处的山说，“山里别的没有，就是苦竹特别多。”
在老一辈村民的记忆中，满山的苦竹是不值钱的——苦竹之所以得名，是因为它的笋味道很苦，不适合食用，要么当柴烧，要么做纸浆，要么加工成简单的竹制品。“吃又吃不来，卖也卖不出价钱。”鲍明远说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守着万亩竹林的村民吃的其实是一碗“苦饭”。
转机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。当时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看中了山里的苦竹资源，经过协商，与原铜岭桥村达成合作：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负责技术、设备和销售，铜岭桥村负责厂房、原材料以及职工，双方成立制笛联营厂。随着产业的发展成熟，2000年前后，村民陆续走出联营厂自立门户，办起了竹笛加工作坊。
那些年里，在外求学的鲍明远每次返乡都能发现村子里的变化：邻居们陆续做起了制笛、卖笛的生意，老人、妇女在家门口就能就业，每天都有几十元至上百元的收入；有人买了小汽车，有人盖起了新房；还有村民打趣说，苦竹变成了能赚钱的“摇钱树”。

还有一些有魄力的村民走出大山，背着笛子去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找销路。“网上说我们村在北京也有‘办事处’，其实那就是早年间大家设的推广站点。”鲍明远笑着说，“老百姓生活水平快速提升，物质生活富足了，自然会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。市场证明，笛子这样的传统乐器还是很受欢迎的。”
材料好、手艺佳、双腿勤快，村民靠着以前的“柴火棍”探索出了一条能过上好日子路。
2011年，紫荆村所在的中泰街道拿下了“中国竹笛之乡”这一“国字号”招牌。2012年，紫荆村竹笛市场销售额首次突破500万元，一个“动听的产业”跨上了发展新台阶。



竹笛

小竹笛吹出“亿元村”

54岁的丁小明是余杭区竹笛制作技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他的竹笛工作室与老联营厂仅一路之隔。
说是工作室，其实更像一个小型展览馆，里面不仅能看到制笛所需的各式老物件，还能体验选料、烤直、划线、打孔、调音等制笛流程，吸引了不少游客。
“小时候根本想不到，我还能靠竹笛吃饭。”丁小明说，当年，联营厂成立后，17岁的他和村里其他18个年轻人被送到上海学习制笛技术，“出去之后，我才知道我们这里的苦竹细长圆滑，内径厚度均匀统一，质地细密坚韧，非常符合声学特性，是制作竹笛的上好材料，以前大家真是‘守着宝不知宝’啊！”
在上海一整年，丁小明每天跟笛子“较劲”，特别是挖孔、调音，可谓“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”。“有时刻刀握久了，手心全是汗，手指也抽筋，划伤手更是家常便饭。”丁小明说，他和同村的伙伴都铆足了劲，“大家知道，出来的目的是要把技术带回村，必须得学会、学好。”
19个学成归来的年轻人最终成了村里的技术带头人，同时，村里又从外面请来老行家，“一出一进”，双管齐下教授村民制笛本领。



中泰竹笛展示馆

从卖笛子到“卖文化”

今年“五一”前夕，“90后”黄文杰带着团队完成了一笔发往马来西亚的订单，这是他今年第五笔海外订单。“歇不了，还有订单排着队。”黄文杰说，去年厂里做出了200万元的总产值，“按目前的销量趋势，今年肯定更好。”
作为紫荆村人，黄文杰算是与竹笛产业共同成长起来的。2013年，黄文杰返乡当起“农创客”。乘着互联网的东风，黄文杰在村子里办起了乐器厂，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线起网店，前些年还成立了直播中心，销售渠道全面铺开。
丁小明家的竹笛加工机器转了20多年，如今，他自称是在给孩子们打工。丁小明的女儿丁雨晨出生于1995年，是个说话轻声细语的腼腆姑娘，可她在两个月内将单款竹笛做到了30万元销售额，让老爹惊掉了下巴。“完全没想到能卖到爆单。”丁小明说，在那之后，他意识到自己落伍了，竹笛需要新的销售方式，村子的发展也需要新鲜血液。
在紫荆村，像黄文杰、丁雨晨这样回乡创业的“笛二代”有三四十个，有的专注制笛，有的聚焦电商，有的立足培训，还有的开发文创。直播经济兴起后，这群年轻人

人，同时，村里又从外面请来老行家，“一出一进”，双管齐下教授村民制笛本领。
如今，走在紫荆村里，道路两旁都是挂着招牌的制笛厂，160余家加工企业中，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超过10家。
发展道路越走越宽，村民的信心也更足了。制好笛的第一步，是种好竹。这些年，在有关部门指导下，紫荆村实施苦竹园区规划建设、苦竹栽培试验、笛用竹定向培植技术、苦竹资源库建立等一系列项目，守好“生态禀赋”。
随着“千万工程”不断深化，紫荆村进一步将苦竹林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，形成了一条从种竹、养竹到制笛、售笛的完整产业链。按照制笛的流程，村里细分出了不同的工序厂，有人打孔，有人制作铜管，有人刻字，形成了专业化分工体系。
2020年，紫荆村首次被评为“全国亿元村”。“现在，订单来了，在村子里‘流转’一圈，很快就完成了，家家户户都吃上了‘竹笛饭’。”鲍明远说。
要做好一支竹笛，需要历经72道工序。制笛近40年，丁小明有个习惯，在选材、定音、校音等核心环节必须亲自上阵。“虽然现在家家户户有机械化的设备，但老手艺不能丢。”他说。
一年一度的竹笛制作技艺大赛，是紫荆村特有的“节日”。每次开赛，年轻的制笛好手便齐聚一堂，用实力争夺“笛王”称号。“守住制笛工艺，就是守住村子的金字招牌。”鲍明远介绍，为了提升村民制笛的专业度，紫荆村还成立了竹笛协会，与12所音乐院校长期合作，引进制笛大师、演奏大师成立工作室，将“大师课”直接搬进了村庄。
人的加入，让村里竹笛的线上销售额从原先的30%飙升至60%。
除了“笛二代”，近年来，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外乡人走进紫荆村，与村民一起围绕竹笛探索全产业链发展。“不能只卖竹笛，乡村是个宝藏。”鲍明远说，山还是那些山，竹子还是那些竹子，但紫荆村要“玩”出新花样。
前些年，村里成立了强村公司，招聘职业经理人，引进运营团队，开展接待、研学、夏令营、非遗进校园等活动，从卖产品向“卖文化”转变，开拓更大的市场。“研学游是个流量导入口，能反过来推动前端制造，普及笛子文化，未来前景无限。”鲍明远说。
一根苦竹需要生长3至5年才能成材，而在做成竹笛前，还要静置阴干3至5年。“村民都知道，没有耐心出不了好竹子，更做不出好笛子，发展也是这个道理。”鲍明远说，“我们正打算和有关部门一起制定杭州竹笛的制作标准，成立区域公用品牌，未来实现统一标识、统一包装……”
如今，沿着直路溪以及主干道石横线，紫荆村修建旅游步道、种下新草坪、营造小景观，布局了一批业态空间，一场由表及里、不断迭代的乡村产业建设迈上“新赛道”。
王艳颖 钟玮



中泰竹笛基地